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五九號

據

民國·王延綸總裁，王輔銘纂  
民國元年刊本

影印

山東省

# 武城縣志



SK18/02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8539\*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五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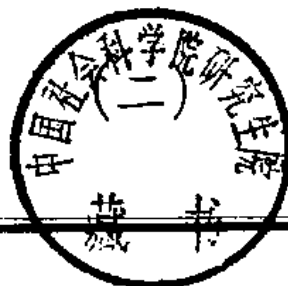
據

民國·王延綸總裁，王輔銘纂  
民國·元年刊本

影印

山東省

# 武城縣志



5/18/02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854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月壹一版

# 武城縣志

全二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五號

印刷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壬子九月

增訂  
正成  
自系  
法實  
終

板存禮房

增訂武城縣續志序

民國紀元之年適武城邑志告成蓋其役者王君允堂促儼生綴言以弁其首按武邑志創於明嘉靖己酉清順治中復踵修之乾隆庚午駱李兩令捐貲倡修一時采訪確實編輯詳明僉曰善本道光末造厲令惕齋續志四册甚屬缺畧庚戌定州王君鶴芝攝斯邑篆以考文廟樂舞生之餘款提議設局增修章程門類次序悉以舊志爲藍本簡者補之陋者刪之新入事實

依類增列雖文章不必沈博鉅麗而立言  
翔實無假雕飾他日民國基礎鞏固聲明  
文物冠絕五洲我大總統飭輯軒采風或  
有取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十二日卽陰曆壬子  
二月二十三日武城長咸陽李繩先芝政  
甫書於官廨之蝸廬

增訂武城縣續志序

縣志者一邑之史也攷治者常用爲資焉而纂著則頗難其人武城縣志創始於明之嘉靖尤見洲廣續成之者爲金一貞守諒及前清房君如萬達然多闕畧未備歷百餘年駱君甸方出始增易體例成爲一邑信史又歷九十餘年而有儀徵厲公秀芳之續刊其間散佚斷缺讀者憾之繼厲公而有作蓋又在此邦賢有文者已余蒞斯邑下車伊始王君允堂卽以重修縣志

告成屬爲弁言於其首余以公事旁午素  
不嫻爲文又以未見其書於纂修始末及  
排比事例懵乎未有所知辭謝未及爲繼  
而王君敦促再四且言雕梓已竟專俟序  
成刊入之乃不辭而爲之序曰武城古名  
邑也衛河漕轉東南之粟由縣治徑達直  
隸天津以至京師舳舻千里相銜商賈麇  
至市易繁興固一委輸通貨之區也自漕  
運改制而商業頓衰生計亦因而彫耗余  
來武城由德州買舟南下甫入境見夫

疇叠襲居民織嗇猶有鄒魯斷斷遺風  
歎山川之氣未昌而文化之興獨後矣繼  
而循行井閭訪問謠俗則見野無奇邪之  
氓市鮮淫僞之貨荐紳人士潔已守法官  
游四方者亦多以文治武功知名於時其  
質樸純懿乃勝於他郡縣遠甚爲之歎異  
者久之近日風俗抗敵士大夫類以浮靡  
巧詐相競武城獨敦龐近古若斯此先賢  
教澤之所留貽而守土者所樂與此邦游  
處者也風俗者由相積相蕩而成而爲治

道因革盛衰之所由繫也古者天子巡狩  
太史觀風下至郡國守相亦莫不條舉天  
下之風俗利病以資考證於民質良楛俗  
尚貞淫蓋綦重焉而後世之爲治者漫不  
察時勢習俗之何如輒以異國不相習之  
法強以施諸格不相入之民何怪其愈治  
愈彗動滋變亂也乎然則考核一邑之建  
置沿革山川形勝與夫田賦學校兵戎諸  
要政旁及風土物產官績人物舉一切至  
纖至瑣之事俾皆犁然有當於心非獨

家之責抑亦守土者之所有事也邑乘於  
目錄家屬史作史以表志爲要昔桐城吳  
擘甫先生作深州風土記凡百事物悉以  
表著之奇出萬變不可方物冀州湘帆先  
生歎爲史遷以下絕作然自始議以迄終  
事積三十年而始竟其爲之難且久蓋如  
此今王君等僅纂輯於一歲之間而又當  
亂離多事之日其不克舉彼以例此昭昭  
明矣然能遺棄聲利而從事於所學其功  
勤亦不可沒余喜是邦風俗之美而又嘉



王君之能網羅舊聞鼓踵前美也乃爲序而歸之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卽壬子年九月知武城縣事袁彊李書田謹序

武城縣續志序

武城縣志自駱君甸方於乾隆十四年重修迄今九十二年未育踵其事者余謏陋無文曷敢以修志自任第念此九十餘年以來事蹟之湮沒者不少卽此時亟加採訪而已半屬無徵况復任令湮沒後世君子更無從考訂矣余不揣固陋公餘檢查檔冊凡有闕民社者必召詢吏人若者因若者革一一筆識之積三年而成帙乃商諸和藹張君廣文擬續於舊志之後廣文曰善卽請以未載檔冊者就同人諮訪之適是夏河亦順平衙齋多暇爰仿舊志之式手自編

錄閱三月脫稿雖體例非所素諳而往蹟之湮沒者  
實藉是編以維存之且令後任君子凡屬民社之事  
第開卷而自悉亦未始非芻蕘之一得也後人有事  
統修卽以是編爲後來之副本焉亦無不可惜

道光二十有一年辛丑歲孟秋之吉文林郎知武城  
縣事儀徵厲秀芳楊齋氏謹叙

武城縣舊志序

武城志之荒略殘闕所從來遠矣攷當時作者爲明嘉靖己酉令尤見洲麒麟前此未有也隆慶己巳金一貞守諒囚而增修其間相去二十餘年耳自後終明之世無聞焉侵尋變易至我皇清順治庚寅乃

得房君如萬達是又國朝武城令之見洲矣而所志如職官建置與一切事類闕略殆甚雖志而不足爲有無於是論者率以苟簡爲君如咎要亦咎之已耳未聞有爲之一貞者也蓋歷今且百有餘年而余適承其後閱覽其志未嘗不咎其闕略且病其語無

詮次幾與斷爛朝報等不足觀也既而思之夫君如  
則何咎之有撫茲百里當興王更化之初邦家

新造制度因革損益尙未盡備又明季土賊草竊奸  
宄餘氛尙未盡殄四郊多壘庸夫處此城守且不暇  
顧猶能休其餘閑從容商榷爲邑乘計此其才識優  
長已有明驗非竟憤憤而失之闕略也母亦兵燹之

餘邑人士瘡痍鳩鵲救死謀生之爲急誰復留心掇  
緝相與拾遺而補漏其闕略者時也勢也於君如乎  
何與獨怪夫繼君如者且十數公矣由順治而來重  
熙累洽四海晏安身爲長吏職當道揚作新乃終

事之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者上而良法善政  
及方隅下而忠孝節義有關風教若此類竟坐視其  
散佚殆盡泯泯無所尋逐以至於今何其偷也向使  
此十數公者而丁君如之時偷又甚矣卽欲求爲如  
此闕略之志將必不能而尙敢以苟簡爲君如咎哉  
嗟乎此予所爲掩卷太息萬不獲已於斯志之修也  
蓋旣責他人之不修矣尤而效之夫何敢特余方以  
所修爲君如之一貞而視一貞之去見洲已遠甚茫  
茫百餘年間事蹟散亡以今日邑人士留心掇緝而  
限於見聞若此闕略竟闕略矣雖微余之鄙陋獨且